

八十年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胸外科专家，他独创的“人工气胸疗法”至今仍在广泛应用，他发明的二十多种极为先进的外科手术器械由美国公司以“白求恩器械”命名全权代理制造和销售。可想而知，他曾过着多么富足甚至奢华的生活。然而，他志愿投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在西班牙战场上，他又创办了移动急救系统，发明出输血技术，二者在医学上都极为重要。

在加拿大，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恰逢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美加医疗队，历尽艰辛抵达中国。在武汉战区医院看到的景象，使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转赴陕北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延安带给白求恩一个崭新而光明的世界。

白求恩坚决要求上抗日前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延安转赴太行山区，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行走山路数千公里，做战地手术数百次、救治伤员一千多人。他发明了流动输血队、折叠手术台，建立起大量手术室、包扎所、战地医院、卫生学校，培养出大批医务人员，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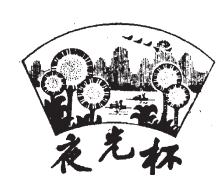
延庆路 (剪纸) 李守白 作

今年五一假期，6岁的孙儿自北京来沪，半年未见他又长高许多。孙儿要去上海海洋水族馆游玩，我如闻梵音圣旨，将一些小吃零食、饮用水、餐巾纸等物品装入一个小小的双肩包里，由他背着，祖孙俩兴冲冲喜滋滋地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出游。

上海海洋水族馆，坐落在东方明珠脚下，地铁2号线车站近在咫尺，坐地铁去那儿也是二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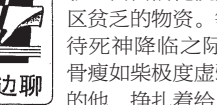
进入地铁站，人流如织，我拽着孙子的手，直奔进口处。他喊道：“不买票啊？”我说：“爷爷有交通卡。”他说：“我没卡。”我说：“小孩免票。”他

养育



儿女情长；他对凯瑟琳说，“我是在战场上，随时可能死去，不能把痛苦留给你。”

不幸一语成谶。连续不断的手术使白求恩极度疲劳，不慎划破没有手套保护的手指而感染上败血症，却没有任何药品救治。八路军战友建议为他截肢以挽救生命，他坚拒不肯。他认为，失去手臂，自己就不再有存在价值，他不愿以“无用之



躯”白白消耗抗战区贫乏的物资。等待死神降临之际，骨瘦如柴极度虚弱的他，挣扎着给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写信，请求把少得可怜的财物分给战友，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关照他离异多年的前妻；“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过去的两年，是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

我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趴在桌上放声痛哭。白求恩逝世八十年来，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一直以各种形式缅怀他：层出不穷的文学、影视、邮票、雕塑、建筑作品，天南地北不断矗立的以“白求恩”命名的学校和医院……

他所获得的敬爱和景仰，是各种“成功者”无法企及的。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没有意义的，他让权贵、名利、享乐黯然失色，使平庸、苟且、贪婪无处遁形。在浩瀚的银河中，在历史的长河里，他是一颗永恒的星辰，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我多次游过漓江，多次过画山寻找九马。这些在石壁上以黄、白、赭、青、黑、红色相间，变幻出来的马，吸引着千万如我一样的游人。不过我从来没有认出过九匹。有时找出一两匹，有时找出三四匹。一次经摄影师指出三四匹后，我也才发现了五匹。

一般人同我一样，只能找出四五匹。只有特别的眼光，才能认出更多。

传说陈毅元帅找到了七匹。又

队。可我从无安检概念，空手时自不必说，就是带个拎包或挎包，我也不会把包包放在安检机器的传送带上，而是堂而皇之闯关而行。即使被拦截，顶多费上一番口舌，让安检员看一下或摸一下包包而已。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习惯所致吧。

我紧攥着孙子的手，在安检队伍边上也疾步而行。孙子一脸迷茫，步履迟缓，频频扭头看着安检队伍，似乎有话要说，但没等他开口，我已经拉

最后一盘比赛下完，我脱力地靠在椅背上，内心疯狂吐槽：一天四轮，杀人赛程，要不说围棋是体育项目呢。

十点钟方向有张端正的四方脸渐渐靠近：

“宝宝老师，我们拍盘快棋？”

他就是小高：和我一样，打满了全天的比赛；和我不一样，于他，四盘棋刚刚活动开来。

认识小高在一次棋友聚会上，大家逐个自我介绍在什么机构，随什么老师学过棋。轮到小高，师承一片空白，机构襄阳公园。那天他找我下了盘棋，问我他有什么不足的方面，我开始自问学围棋都有哪些方面，努力地组织了下语言：你这个棋吧，江湖气太重，要去正规机构里矫正一下。小高点了点头，若有所思，转瞬又抬起头来：

“宝宝老师，我们再下一盘？”

刚才下棋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永动机的隐藏属性呢？

听了我的建议，他去了体育俱乐部。从此，在一堆学棋少年里，多了个三十来岁的大小伙子，一学就是五年。

小高的天赋不算高，起步又嫌

10月12日下午2点，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大伯父丁石孙停止了呼吸，血压也测量不到了。我和亲友们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令人惊异的是，心脏监视器显示大伯父的心仍在顽强地跳动，直到2点35分。

大伯父的心，那颗慈爱的心，仍然在我敬爱他的人们心中跳动，永远不停地跳动。大伯父生前赢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高尚品格和独特人格魅力的一个个情景，涌现在我的脑海……

上世纪70年代初，伯父曾在江西有一段艰苦岁月。他先是住在鲤鱼洲荒地的草棚里种菜，后到德安化肥厂担任司务长（食堂采购员）。在鲤鱼洲时，他一家三口分在三个连队，半个月才放一天假，团聚一次，到附近小镇上买点糖果给儿子吃就是一种奢望了。在德安化

我多次游过漓江，多次过画山寻找九马。这些在石壁上以黄、白、赭、青、黑、红色相间，变幻出来的马，吸引着千万如我一样的游人。不过我从来没有认出过九匹。有时找出一两匹，有时找出三四匹。一次经摄影师指出三四匹后，我也才发现了五匹。

一般人同我一样，只能找出四五匹。只有特别的眼光，才能认出更多。

传说陈毅元帅找到了七匹。又

着，他过了安检口。

闸机前，孙子突然蹲在地上不愿进站，我慌忙问他怎么了，他仰起头，气鼓鼓地说：“我很生气，为什么不安检？”

噢，我松了口气，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要安检啊。”他站起身，双手反转到背后，把双肩包往上掂了两下说，“这个包不要安检吗？”“包里没有违禁品，检什么检。”我有点不耐烦。“那别人包里都有违禁品吗？”嗨，我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爷爷是个不守规矩的坏老头！”孙子眼里闪着晶莹的泪水冲着我嚷。

啊！这小小年纪的孩子，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竟赠我一顶

棋痴小高

天元宝宝

晚，拼计算力的话，或许他比不过任何一个在训的小孩，但是早年混迹公园，接触的层次丰富，如今又有职业大神朝夕相伴，在意识方面还是很有水准的。虽然有过磕磕绊绊，总体还能跟上教学进度。

我们普通人类，一旦输棋，万千哀乐，奔涌而来，悲凉黯淡中夹杂着挫败心境。小高却好像一台AI，自带负面情绪免疫系统，不论输赢，都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局后安静地听老师讲评，每每听到这盘棋里一个又一个机会的错失，小高仿佛置身午后的游船上：他坐在船里，船走在湖上，湖面浮光跃金，闪闪烁烁，两岸的风景好像棋盘上的机会，一寸寸迎过来，一寸寸被送走。

从家到体育俱乐部，两点一线，不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愿风声、雨声、落子声，声声入耳。家里的长辈很担心，这转眼到了适婚的年龄，哪个

我的大伯丁石孙

丁明

结束后赶到母亲住处，陪护安慰，帮我们度过最需要关爱和帮助的艰难日子。

1990年，在福建的小姑夫不幸去世，时年60岁左右。1991年，我母亲病逝，年仅57岁。对两位丧偶的亲人，大伯父关爱备至，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经常打电话问候呢。当我父亲和小姑妈步入老年后，大伯父每隔一天就要电话问候两位。每晚快到8点了，大伯父就会情不自禁地坐到书桌旁，拿起电话机。他后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打电话呢？因为这是他俩最寂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伯父突然来电，说他几次电话我父亲，就是打不通，他担

中的倒影，一共十八匹。

这些神秘有趣的传说，增添着人们的游兴……

其实，不管你找出了多少匹，这九匹马都在。

或立或卧，或奔或啸，或嘶或饮，或潜伏山林，或藏身石壁，一匹也不会少。

不管找出了多少匹，都得到了美的追寻、美的享受与回味。

我一次次过画山，即使没有一次找齐九马，其实已一次次——迷在其中，趣在其中，乐在其中了。

“不守规矩的坏老头”的“桂冠”。刹那间，我为自己缺乏教养的粗鲁举止而羞愧，为自己不端言行给孩子纯洁心灵造成伤害而内疚。

我俯下身子，诚恳地对孙子说：“爷爷错了，下回改。”“不，这回就要改。”他说得斩钉截铁。“好。”我不假思索爽快答应。

祖孙俩手挽手，重新绕回到进口处，排在安检队伍里循序前行，规规矩矩通过安检。孙子稚嫩的脸上又充满了灿烂的笑容……

从此，乘坐地铁我都老老实实不逾矩，安检进站渐成习惯。我是个守规矩的老头啦，这些都是孙子教我的呀！

女孩能忍受这样的棋痴。小高一声不响，带回来昔日冲段少女小姚，从小辗转围棋道场，童年融入滚滚征程的她，或可以托付终生，他做了回棋盘外的判断。

大婚那天，棋友们都去贺喜，送了不少礼。他说最喜欢那副双面凸的围棋：一颗颗棋子拍在棋盘上，晃晃悠悠，那感觉像极了天荒地老。

结婚后，夫妻俩开了间围棋教室，小日子过得琴瑟和谐。每逢周末，小高还是坚持到体育俱乐部打卡，我正打算让小高设个全勤奖，他请假了，说是去外地玩两天。

看到那天晚上小高发的朋友圈，才知道他是应棋友邀请，跑去和当地高手交流。照片里的小高还是那个招牌式沉思咬手指的动作，照片上端配了行字：手下熙熙，皆为棋来；天下攘攘，皆为棋往。

小高就这样在棋盘上走着走着，把天走亮了。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窗棂，给棋子、棋盘洒上星星点点的金黄。小高闭上了眼，影子斜拉在墙上，和新升的太阳一般高。

心是不是有事。我赶往父亲家，发现是电话没有挂好。告诉伯父后，他如释重负，并关照我要经常回家看看父亲。

大伯父对家人，可谓爱中有严。他自己的亲外甥报考北大，离录取线只差几分，这位北大校长却不肯通融。镇江丁家亲戚的孩子报考北大，请教他，他提供的帮助只是建议，“多报一个专业吧，录取的概率大一些”，让孩子按规定考。结果，没考上北大的亲戚孩子只好上了南大。

前几年，我去北京看望大伯父。年事已高、身体也比较虚弱的大伯父嘱咐我寻找祖上的墓地，并再三关照不要惊动麻烦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我多次前往镇江南郊竹林寺上面的马家坟墓地寻找，都没能如愿，但也明白了大伯父的用心：他是想要通过寻祖来追忆丁家的祖训，教育丁家的后代——“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时常会中途“抛锚”，要动员乘客下车推行重新发动。1984年的一天，刚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伯父出差上海，晚上看望我父母后乘41路公交车返回下榻的延安饭店。在瑞金医院站上车不久，公交车“抛锚”了。大伯父见状，二话不说，拉我一起下车推车，车上乘客也都下车推车，没有人认识这位带头推车的北大校长。我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多年，在大伯父身体健康的岁月里，每次我去探望，他总要关切地问我的工作情况，并对我提出“三要”期望：要多反映基层和市民的困难问题和建议；要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努力做到“可以少讲话，但要讲真话”。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芒。这些小事虽然是大伯父生活中的点滴，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和怀念。

七夕会

七夕节，又称乞巧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传说中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人们在这一天会吃巧果、穿针引线，祈求智慧和幸福。

七夕节的习俗有很多，比如吃巧果、穿针引线、祈求智慧和幸福。七夕节是一个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日子，也是人们表达爱意和祈求幸福的好时机。

七夕节的传说源远流长，牛郎织女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七夕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个充满文化内涵的节日。七夕节是一个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日子，也是人们表达爱意和祈求幸福的好时机。